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賭博類

**上海以總會為博場** 上海商業各幫，皆有總會之設，名為總會，實則博場也。惟欲設總會，須向租界之自治局領取執照。  
**紮局弄賭**

紮局弄賭者，設陷弄以傾人之博也，京師、天津皆有之，上海尤甚。若輩以此為生，終歲衣食，恆取給焉。大抵為楚產也，口捷給，衣華服，能取悅於人，易墮其術，滬人稱之曰翻戲黨。常以茗樓煙館為巢穴，黨羽眾多，見有外來多金之僮父，群起而誘之，誘之以餌。餌為何？狎妓也，飲宴也，觀劇也，游園也，務以投其所好，常得聚處為宗旨。既讞，乃強使同博，則以三人愚僮父矣。而博之術至多，博之具不一，輒因其人而施之。

其初博也，必使僮父勝，此三人者，皆出其現金於囊以與之。至三四次，則僮父有勝亦有負，僮父果勝，三人仍償之，不使其稍有疑也。久之，則三人以獅子搏兔之全力，注於僮父，僮父輒大敗，數必鉅，現金不足，或即席勒寫借據，或至其所居之旅舍，搜括財物，其所得，必較歷次之所失多至倍蓰。其術甚多，略舉之，有翻天印、倒脫靴諸名目。光緒辛丑，山陰王壽卿以服賈至滬，曾為所愚，不三月，所挈購貨之銀幣三千八百圓蕩然無存矣。

其以船為家作此生涯者，曰跑底子，與在船行竊之稱謂同。又有於旅館設機關者，曰鋪檯子。非同夥而代覓瘟生者，曰趕豬，俟計賬時，亦可分潤。

其專以搖攤為事者，滬人謂之押寶。初盛行於虹口，雖經官吏嚴捕，而賭棍仍暗中糾合，抽頭漁利。或廣廈曲闔，或旅館妓院，或僻巷小屋，忽東忽西，難於捉摸。作偽之莊家曰郎中，或以灌鐵骰子吸石，或用翻戲，倒脫靴術，種種欺人。與賭者目為空子，或阿大，入其彀者，無不傾家蕩產。且若輩交通廣闊，在官人役，大半與之同黨，消息靈通，緝捕雖嚴，終亦無如之何也。

### 賭博之抽頭

召集博徒於家而飲食之，伺其既勝，或二□取一焉，或□五取一焉，謂之抽頭，俗所謂囊家者是，宋蘇東坡所謂賭錢不輸方也。

### 博用籌馬

籌馬，以象牙為之，長如箸形之半，而取其方廣，兩面皆畫彩。如無象牙，剖竹亦便。博徒入局，囊家先給籌馬以代青蚨、白鏹。其製，大小參差，或當千，或當百，或當□，以便隨意出注及轉換之用。局散之後，勝負既分，則較其得失之籌，以取償於阿堵，古所謂點籌者是也。

### 博時有妓陪侍

飲博搏蒲，妓家所擅，古人每藉以作狹邪之游。唐岑參詩曰：「美人一雙閑且都，紅牙縷馬對搏蒲，玉盤纖手撒作盧。」博場招妓陪侍，妓至，則歌一曲，且有為客代博者。

### 花賭

國初，蘇州富商大賈，婦女宴會，輒廣攜白鏹，招邀赴會，謂之花賭。沿至今猶未改也。

### 女總會

光緒末葉，滬上有所謂女總會者，婦女賭博之所也，有似國初吳中之花賭。呼盧喝雉，一擲千金，與此者皆豪家之閨秀。其博也，以夜不以晝。日之夕矣，車馬集於門，不炊許而列炬設席，非徹曉不止也。

### 賭具作對

有闖入賭館索詐者，博徒以賭具天地人和一二三四八字為題，令其聯詩。應聲云：「一叢人影三弓地，四面和風二月天。」妙切其時其地，眾遂厚贈之，自是效尤者日多。

### 闈姓

闈姓者，賭博之事，專行於科舉時代之廣東。每鄉會試或歲科試前，使博者先入資，預卜入彀者之姓氏，各指定若干姓。榜發，視所卜中者之多寡，以第所得之厚薄，往往以百□萬為博注。姓僻者，則且代之作文，通關節，使之必中而後已。粵民本嗜賭，此尤風行，無富貴貧賤，輒相率為之，士紳亦於其中分肥，官不之禁。光緒時，且奏抽闈姓捐以助軍餉，後乃禁革。

### 廣東各種賭博

粵人好賭，出於天性，始則闈姓、白鴿票，繼則番攤、山票，幾於終日沈酣，不知世事。而下流社會中人，嗜之尤甚。此外又有詩票、鋪票者。詩票則用五言八韻詩一首，鋪票則用店鋪名號一百二□名，限猜幾字，其分簿開彩等，與闈姓、白鴿票大同小異。

粵人好賭，故平日有普通忌諱之字，如牛舌則謂之牛利，蓋以舌字粵音近息，與折閱之折字同音，聞之不利，故諱舌為利，取利市三倍之義。又豬肝謂之豬潤，蓋以肝與乾同音，人苟至於囊橐皆乾，不利孰甚，故諱肝為潤，取時時潤色之意。其他類此者尚多，不能一一載也。

### 新會某鄉無賭

粵多盜而賭風盛，故賭為盜源，欲化盜，必先禁賭。而治粵者，方以獎賭為理財妙用，全粵久成賭國。獨新會之某鄉，則博筭之具不得入境，蓋梁任公之尊人，於此嫉之甚嚴，而禁之甚周。當初禁時，子弟有不率教者，或於叢箐中闢密室，或匿舟港汊復曲之處，風雨深夜，相聚而嬉，恆踏泥濘，揭沼沚，以搜索之。既得，則誨以利害，至於流涕，徹旦不息。雖緣此以犯霜露致疾，而受者亦內疚以自澡雪，卒為善士。久之而比閭相戒，不忍欺矣。

### 過百齡得之弈以失之博

國初，無錫過百齡以弈名，每出遊，得數百金，輒盡之博筭。戚黨譙訶之，百齡曰：「吾向者家徒壁立，今得此資，俱以弈耳。得之弈，失之博，庸何憾！且人生貴適意耳，孜孜逐利者何為？」

### 霍則白好博

曲周有霍則白者，順治時人。性好博，嘗作博疏，摹寫博事，曲盡其妙。酒闌燈地，呼聲動天地，常負，負而益博，不以勝敗為意。

### 許肇篴酣於博

宜興許肇篴，號二符。與同邑陳維崧、武進董以寧相友善，常與共出入，車騎甚都。久之，偕游吳越間，醉則為詩，自以曼聲歌之，若《冬青》、《荊卿》、《牧羝》諸曲，聞者皆泣下。既而與博徒遊，從之飲，飲且博，博負數萬緡。友諫曰：「子且無家。」肇篴張目曰：「燕臺何在？石城何在？」則泣下。泣已，復博，數□晝夜乃止。

### 史菲莪與客博戲

會稽史宗芳，字菲莪，行六。其第四兄曰亮采，字如顯，鰥居無嗣，事之如嚴父。或偶與客博戲，諸孫歸，必救之曰：「慎勿使四翁知，而翁慚死矣。」

### 王氏以博失園

康熙時，無錫王氏有巨宅，濱小河，上有魁星閣、重陽閣，閣後有園，園有五老峰。五老峰者，為太湖石五，嵌空玲瓏，狀若

五老人，高逾蘇州留園之冠雲峰。咸、同間，粵寇擾錫，峰燬其四，屹立於荒煙廢池之畔者，僅一而已。園左有巨室，為王豐亭大令世濟所築。豐亭宰寧都，四年，以失上官意，解印歸，歸而營此第，堂構煥然。及歿，後人溺於博。時邑中秦氏最強大，兩家為中表親。秦瞰王宅，王豔秦妾，乃相約以博戲決勝負。王勝，則挾秦妾歸；秦勝，則亦為王宅之主人翁也。乃一擲而王負，大好園林，遂為秦氏所有矣。

#### 壽思明以博得婦

宛平周之俊好博，賈於外。有婦李氏美而豔，方少艾。而周恆客遊，歲無一月在家也。鄰村有壽思明者，涎之久，一日薄暮，將入市，經其門，李適倚門立，壽與之通辭，不半月，謫矣，自是遂時相過從。一日，兩人方淪茗作清談，猝聞叩門聲，啟之，則周方自上海歸也。李倉皇欲遁，周曰：「勿爾，吾輩結鄰久矣，半年不見，正思作情話。且有新購博具，乃得之於申者，盍稍緩須臾，一消遣乎？」李曰：「君初歸，尚未卸裝，不如訂後期。」乃遂訂期明日而別。

及明日，壽訪周，則已肆筵設席，陳牌於几矣。壽家小康，亦好博，博輒負。周意其亦必負也，曰：「君好自為之。君勝，吾以婦歸君；君負，則於博進之外，當以田□畝為贈。」壽聞之，大喜，以為媾媾此多，必為我有。既定議，遂博。博至日晡，壽勝矣。壽將挈婦行，周悻悻然，壽乃語周曰：「吾如約也，君奚怨！今即作為君勝，而以田□畝贈君為聘資，可乎？」周諾之。

#### 某甲以妻作博注

某甲博盡，家無餘物，而興不衰，乃以其妻為孤注，博徒許之。臨博，再三祝，期以必勝，一擲而北。遇嚴州人某乙之商於杭者，謀娶妻，以八□金就婚於其家。見故夫，曰：「兄也。」既寢，甲登牀，乙覺，大怒，究其事，甲坦然曰：「固吾妻也。據吾室而反辱我，明當告官治之。」乙大驚，走不返。

#### 宋某延師課子以博

萊陽宋某，荔裳按察琬之族子也。家素封，有二子，癖於博，百計懲戒，弗之聽。因出重幣，訪江、浙之精於博者，延至家，使二子受業。年餘，盡得其祕，自是博必勝，人無與博者，竟絕博而保其家。

#### 何翁延師課子以博

有何翁者，不知其名，江南人。其祖以禹莢起家，積資數□萬，至翁益富。翁□始生一子，幼溺愛之，有所求，輒許之，長遂不肖，酷嗜賭。初輸不過數□金、百金，已而市上無賴者利其富，百計誘之賭，雖千金，立與無難也。私畜金盡，則典衣，漸竊賣田宅。翁知之，責其改悔，卒不聽，乃閉置空屋中數月，出而賭如故。翁乃揚言曰：「有名師能誨吾子者，當以家產之半酬之，免子賭而盡傾也。」於是老師宿儒爭來教誨，咸曉以大義，或規以古訓，皆無效。一日，有某某三人來，自言能誨公子戒賭。三人者，科頭跣足，衣不蔽體，貌粗鄙，語游滑，門者拒之。中一人曰：「但白汝主，無恐。」始白翁，翁怪其人，曰：「試令人。」既入，問所自來，曰：「自京師。」問何業，曰：「業賭。」翁啞然笑曰：「業賭者，乃能勸人不賭耶？」一人曰：「此所謂以毒治毒也。」曰：「敢問何說？」曰：「吾三人者，博場名手也。居京師數□年，以賭獲財無慮數□萬，無局不贏，贏無不以千金計。後京師人見吾三人來，輒望而去，無樂與賭，吾等前所得財，既應手散去，今無人與賭，即無以為生。適聞公有是命，故來謁，思以吾等絕技教公子。公子博必贏，自無人敢與賭，則賭不戒自戒，而家可保矣。」翁喜曰：「然，請如命。」令子就學。二人又迫翁立券為據，許公子絕賭而酬以家產之半，翁立從之。三人居其家，朝夕教公子賭訣。二年，使出與人賭，無敢敵者。公子遂不復賭，三人乃領產而去。

#### 尤展成勸人戒賭

長洲尤展成，名侗，嘗著戒賭文，其言極沈痛。文云：「天下之惡，莫過於賭。牧豬奴戲，陶公所怒。一擲百萬，劉毅何苦！今有甚焉，打馬鬪虎。群居終日，一班水滸。勢如劫盜，術比貪賈。口哆日張，足蹈手舞。敗固索然，勝亦何取？約有三費，未可枚舉。既卜其晝，又卜其夜。寢尚未遑，食且無暇。不見日斜，寧聞漏下？謹叻辟寒，袒跣消暑。賓客長辭，琴書都罷。是日費時，寸陰難借。三人合力，以攻一椿。兵不厭詐，敵必用強。殺機潛伏，詭計深藏。左顧右盼，千思萬量。精神恍惚，面目焦黃。是日費心，終必病狂。一文半文，千貫萬貫。錙銖必較，泥沙無算。贏乃借籌，負或書券。家棄田園，祖遺寶玩。慳者不吝，貪者不倦。是日費財，困窮立見。始作俑者，公卿大夫。退朝休沐，讌會相娛。點籌狎客，秉燭監奴。間同姬妾，角技鬪毆。平章重事，豈在是乎？亦有儒生，厭薄章句。博奕猶賢，詩書沒趣。引類呼朋，攤錢爭注。赤腳無成，白頭不遇。文鬼誰憐，牌神莫助。富人長者，公子王孫。珠玉滿室，車馬盈門。呼盧白日，喝采黃昏。千金忽散，一畝無存。墻間乞食，泉下埋魂。至如商旅，間關萬里。競利錐刀，窺翁倍蓰。火伴誘人，牙行弄鬼。囊破吳山，身漂越水。夢斷嬌妻，饑啼稚子。其下市人，肩挑步販。體少完衣，廚無宿飯。脫帽遶牀，投馬翻案。登場醉飽，出門逃竄。賣兒鬻女，盡供撒漫。最恨奴僕，全無心肝。煖衣飽食，游手好閒。酒肴偷釀，房戶牢關。忙中作耍，背後藏奸。狐群狗黨，非賭不歡。故賭雖百族，惡實一類。天理已絕，人事復廢。蓋以大減小者不仁，以私害公者不義，式號式呼者無禮，僥倖得者非智。分無貴賤，四座定位。上攀縉紳，下接皂隸。齒無尊卑，一家弗忌。父子摩肩，弟兄絳臂。閑無內外，男女雜次。繡閣拋妻，青樓挾妓。交無親疏，惟利是視。陌路綢繆，故人睚眦。四端喪矣，五倫亡矣。身家蕩矣，子孫殃矣。賭必近盜，對面作賊。戰勝探囊，圖窮鑿壁。賭必誨淫，聚散昏黑。豔婦纏腰，變童薦席。賭必鬻殺，弱肉強食。老拳毒手，性命相逼。戒之戒之，凡戲無益。今有貪夫，開肆抽頭。創立規則，供給珍羞。如張羅網，鳥雀來投。鵝蚌相持，漁利兼收。更有險人，合成毒藥。躡足附耳，暗通線索。彼昏不知，束手就縛。旁觀咨嗟，當局笑樂。人之過也，必藉箴規。惟耽賭癖，陽奉陰違。父師呵叱，妻孥涕洟。勇足拒諫，巧能飾非。貧而無怨，死且無悔。及至悔悟，靡有孑遺。嗚呼哀哉，誰為為之？吾聞此風，明末最盛。曰闖曰獻，又曰大順。流賊作亂，其名皆應。相公馬弔，百老阮姓。南渡亡國，不祥先識。聖王在上，豈容妖氛。敢告司寇，宜制嚴刑。天罡地煞，大盜餘腥。誅不待教，有犯必黜。火其圖譜，殛此頑民。聖人設教，君子反經。慢遊用傲，驕樂當懲。人心禽獸，何去何存？借曰未知，請視斯文。」

#### 郭節與子博

萬安縣賣酒者郭節，好博。無事，則與其三子終日博，諍爭無家人禮。或問之，曰：「兒輩嬉，否則博於他人家，敗吾產矣。」

#### 郭節與客博

郭節以長者稱，客或橐重貲於途，大雪，不能行，聞郭名，趨寄宿。雪連日，郭日呼客同博，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噉。客多負，私怏怏曰：「彼乃非長者耶？然吾已負，且大飲噉，酬吾金也。」雪霽，客償博所負，行，郭笑曰：「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？天寒甚，不名博，客將不肯大飲噉。」乃取所償之負盡還之。

#### 李恆齋惡博

善化李恆齋，名文昭，惡博，曰：「夫人破家蕩產，皆由於此。」家人有犯之者，必痛懲之。親友或以之娛賓，聞恆齋至，輒屏藏之。

#### 霍亮雅一擲百萬

霍亮雅，曲周人。任俠嗜酒，一擲百萬。卒後，申覺盟為之作傳。邑人劉津逮輓之曰：「門前債客雁行立，屋內酒人魚貫眠。」

#### 杭董浦好博

仁和杭董浦以編修里居時，好博，攜錢數百，與里中少年博於望僊橋下。時武進錢文敏公維城視學浙中，詞館後進也。一日訪杭，前驅過橋下，文敏已從輿中遙見之，披短葛衣，持蕉扇，與諸少年博正酣。文敏遽出輿，揖曰：「前輩在此乎？」時杭方以扇

自障，至是，知不可揜，即回面語曰：「已見我耶？」文敏曰：「正詣前輩宅耳。」曰：「我屋舍甚陋，不足容從者。」文敏欲欲前，杭固卻之，遂別去。諸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，詫曰：「汝何人，學使見敬若此？」曰：「此吾衙門中後輩耳。」遂不告姓名而去。

### 顧賓臣得博進□二萬金

嘉慶乙丑，有盛某者殤其獨子，族人輒以立後鬻之，非盛所願也，乃思傾產以絕覬覦。因與狎客縱博半年，博負七萬金。同博者為之籌畫，□償以六，且準薄田折閱，計捐畝千五百餘。或謂此猶不及乾隆時顧賓臣之一夕□萬也。賓臣為小侍讀八□外舉幼子，以四庫館膳隸京師，與輦下諸豪士習，歲首，輒從事於博。自正月至四月百日中，得博進□二萬金，貯臥室高櫃，皆精繆足兌，無折色，無平短。浴佛日，博徒皆集顧齋，作長夜之戲。是夕，顧獨大負，遂一敗塗地矣。

### 龔定庵嗜博常負

龔定庵嗜博，尤喜搖攤。嘗於帳頂繪先天象卦，推究門道生死，自以為極精，而所博必負。

時杭州鹽商家，每有宴會，名士巨賈畢集，酒闌，輒於屋後花園作擲菹戲。有王某者，是日適後至，見龔獨自拂水弄花，昂首觀行雲，有蕭然出塵之概。王趨語云：「想君厭羈，乃獨至此，君真雅人深致哉！」龔笑曰：「陶靖節種菊看山，豈其本意，特無可奈何，始放情於山水，以抒其憂鬱耳。故其所作詩文愈曠達，實為愈不能忘情於世事之徵，亦猶余今日之拂水弄花，無以異也。」語次，復云：「今日寶路，吾本計算無訛，適以資罄，遂使英雄無用武之地，惜無豪傑之士假我金錢耳。」王本傾慕其文名者，乃解囊贈之。偕入局，每戰輒北，不三五次，資復全沒。龔怒甚，遂狂步出門去。

### 趙菁衫嗜博常勝

趙菁衫觀察清才碩學，為道、咸間一代文宗。而嗜博成癖，術亦絕精，常勝不負，人至莫敢與角，則貸錢與之，負則再假，不責償也。一日不博，若荷重負，自幼已然。太夫人憂之，恐將敗行蕩產，以孤幼，未忍峻責。或進曰：「若博而不廢讀，無妨縱之。久之術精，何患便毀家。設術疏而好篤，則為患烈矣。」因聽其說，遂得博，讀益憤，少年掇高第，產亦得無恙。自言博之道，通乎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其要義則在大《易》「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」二語也。

### 李朝斌博負三百金

咸豐時，粵寇擾湖南，陷長沙城一角。當事者乃傳令，有能搬一磚一石者，賞銀一兩。未幾，填平。時江南提督李朝斌方應募為兵，以健於奔走，獲賞銀幾三百兩。乃與諸人博，團踞屋簷下，以銅錢撥之，使轉覆於帽下，押其正反。俄而李銀盡，起視，燭猶未跋也。

### 苗沛霖以萬六千金作孤注

苗沛霖善博，嘗過維揚，訪知一大戶作囊家，苗持鉅金入。已博矣，苗以千金作孤注，不中，乃加倍，至以萬六千金作孤注。其人惶急不知所措，苗伸臂謂之曰：「可兒速來！」語竟，而苗果勝矣，掀髯大笑，目光四射，有如發電。其人噤不能聲，摒擋與之，無少缺。自是，無有與苗角者。

### 姚敦布以賭為業

步軍統領，俗稱九門提督，以緝捕盜賊、賭博為專責。然賭博徧九門，輒知之而故縱之，以歲有例規也。果偵有富室貴族在家聚博者，則番役往矣。其往也，恆以夜半，圍其前後門，獲之，械繫至署，閉之於班房，例以明晨候步軍統領蒞訊。被繫者輒賄番役，書其數於手條，約期取金。番役至是饗以盛饌，既醉飽，聽其歸。桐城姚敦布曾官湖南巴陵知縣，革職閒居，嗜賭，賭輒勝，乃以賭為業，日至賭坊，必大獲。坊主懼，願奉金為壽，止其博。於是姚月得千金，然不賭於坊而賭於宅。一日，番役掩捕貴介，姚在焉。貴介既循例納賄，饗盛筵。姚佯醉而臥，鼾聲起。一役呼之，趣令去，姚曰：「將何之？」役告以彼等皆去，姚曰：「爾固謂明當候審，何釋之也？我必俟堂訊。爾今夜所得，亦當陳於官。」役伺嚇之，姚曰：「爾輩亦知姚四寶為何如人耶？今敢爾，當俟官至呼冤耳。」役戰慄，求勿聲，姚曰：「非有以慰勞我者不可。」乃挾千金歸。四寶者，姚之咳名也，其字為賦彤。

### 駱文忠戒博

駱文忠公秉章，初名駿，花縣人，家南海之佛山。幼孤貧，以授徒為生。喜冶游，不修編幅。善歌，每引吭，人謂其得生腳正音，有「小生駿」之號。廣州賭風以佛山為尤甚，文忠染於污俗，亦嗜博。又博徒以賂遺紳士者，亦問索陋規於博徒，不應，則告官懲之，故博徒懼之如虎。及入官，則矢志力戒，絕不一為。

### 江忠烈戒博

江忠烈公名忠源，少時，游於博徒，屢負，至褫衣質錢為博進，間亦為狹斜游，一時禮法之士皆遠之。其用兵以略勝，在中興諸臣之右。初至京師，人未之奇也。惟黎樾喬侍御見之，即言此人必死於戰場，人亦不之信，亦不知其以何術知之也。其下第回南時，三次為友人負柩歸葬，為人所難為。曾文正以此賞之，令閱儒先語錄，約束其身心。忠烈謹受教，然冶游自若也，而博則矢志力戒。偶過友人許，聞戶外有牌聲，輒望望然去之。

### 李勇愨戒博

湘鄉李勇愨公成謀，家貧，初以補釜為業。聞曾文正創水師，往應募，從征湘、鄂、豫章。咸豐丁巳，克湖口、彭澤，擊馬當，攻安慶，破大通，下銅陵，所在有功。光緒辛卯，卒於福建提督任所。

勇愨與其兄皆嗜博。母死，無以殮，戚友贖金與之。二人得錢，即相與謀曰：「此區區者何足以殮母，不如博，博而勝，當為吾母購良櫬，擇吉地，大會親友以祭之。」皆曰：「善。」即持赴博場，不半日，盡傾其囊，而母尸猶在堂也。二人徬徨終夜，計無所出，即裹其敝衣，昇赴山坳，薰葬之。

勇愨既貴顯，即戒博，宦蹟所至，絕不以博具自隨，署中人亦相戒無敢犯。

### 龍鳳白

黃仲弢學士紹箕在張文襄公之洞幕中，一日，得文芸閣學士廷式自漢口手書，曰：「芝生、竹岡、建侯三侍郎有書致問，請即渡江，商同裁答。」黃去，則文款以手譚之局。黃因問：「芝生、竹岡、建侯何解？」文曰：「此三人之姓，合之則為龍鳳白。」蓋借龍湛霖、鳳某、白桓三人之姓為隱語也。

### 徐某戒博

海寧硤石鎮徐翁以賈起家，善候時轉物，錙銖必較，雖親戚弗顧也。生一子某，喜博，私取父錢以博進，日必數萬。徐患之，不能禁。其地故有廣善堂，歲□一月，則舉野外無主之棺及雖有主而其子若孫貧不能葬者，為瘞之，然資用不充，不能周徧。徐過之，忽心動，亟以所置良田三百畝助義舉。或問其故，曰：「吾子不肖，不數年，吾田盡矣。與其供不肖子千金一擲，何如為掩骼埋胔之用乎？」已而其子博益豪，徐乃儲錢數□萬於室中，謂其子曰：「博而負，固宜償，吾室中錢任若取之。然博徒安可使入吾門，令其止門外，若自取錢與客可也。」於是博徒日集於門，其子以緡貫錢，負之，由堂塗出，日數□次，億甚。且視室中錢，始則充牣，繼且垂盡，不能無顧惜，歎曰：「出之不易，人之不更難乎？」乃對其父流涕，矢不復博，終身勤儉過其父，家乃益饒。

### 蛇公祭嗜博

粵伶蛇公祭嗜博而懼內，歲得唱資甚鉅，其婦輒先期索其半於班主，以給家用，餘則任其付之博場。博而負，輒大憤，演劇益奮，蓋藉高歌以抒牢騷也。故凡觀劇者，輒希望其賭敗焉。

### 汪淵若好博

陽湖汪淵若太史洵以鬻書僑申江，人以其為翰林也，爭購之，歲入可萬金。然好博，硯田所入，到手輒罄。以指得之者，仍以

指失之，不屑為守財虜也。

### 籤捐票

我國之有發財票，自粵商江南票始。迨湖北籤捐票出，事事以官法部勒之，而局面為之一變。商辦者開彩時，所可登記號碼，喝報彩目之人，僅公司一二小司事為之。湖北則由總督委司道代辦其事，以示鄭重。翎頂輝煌，冠裳璀璨，遂令若輩驟增身價焉。籤捐二字，源於日本，蓋日本稱彩票為富籤也。

### 山票

粵東有山票者，其注用《千字文》首篇一百二十字，較白鴿票多四十字。猜買者以五字為限。每次開三字，收票可至數萬條，每條須銀一角五分，於數萬條中，取中字最多者得頭彩，同中同分。票盛時，頭標可得數萬圓。其支配之法，以全票分為四，除票餉開支外，其餘悉數充彩，故多寡之數不能預定。每有以數百人而同分一頭標者，一人僅分百餘圓，或數圓，轉不如二三彩獨得之鉅。蓋如以中八字者為頭標，而此屆中八字之票乃有三百人之多，則頭標即為三百人所分矣。如以中七字者為二標，而中七字之標僅有一人，則二標即為一人獨得矣。餘可類推。

廣州極貧之人，或有不入番攤館者，而山票則無人不買，蓋以每票僅售一角五分，得標者可獲利至數萬倍，故人人心目中，無不有一欲中山票頭標之希望也。

### 女子地鋪會

廣州西關寶善坊附近，有大家之女眷、女僕等所開地鋪會。其法如開三圓之會者，會頭每一次收地鋪銀一圓半，月開五六次或三四次。為會頭者，每月開某字頭之會，或數字或餘字亦不等，故無日不開會，無地不開數會也。西關左右之婦女，充會頭者數百人，其中深閨婦女為所引誘者，不可枚舉。寶善坊蔡三姑者，作會頭以數百計，各處會項數目，約值銀幣四萬餘。

### 骰子之博

骰子，賭具也，古曰擲擲蒲。今以骨或象牙為之，成正方形，六面分刻一二三四五六之數，擲之，有四數者為紅色，餘皆黑。擲之於盆，視其轉止，以所見之色為勝負，故亦稱色子。相傳為魏曹植所造。本止有二，謂之投子，取投擲之義。質用玉石，故又謂之明瓊，所謂投瓊者是也。唐時加至六，改以骨製，始有骰子之名。溫庭筠詩「玲瓏骰子安紅豆」是也。

### 搖攤

搖攤，以骰置器中搖之，蓋即唐時之意錢。以四數之，謂之攤錢，又曰攤蒲，亦可隨手取數錢，納於器而計之。每四枚為盈數，統計餘零，或一或二或三或成數，分為四門，以壓得者為勝。

### 群仙慶壽圖

乾隆時，高宗嘗於幾暇，取《列仙傳》人物，繪《群仙慶壽圖》，用骰子擲之，以為新年玩具。

### 擲狀元籌

骰子角勝之道，種種各異，每視其所擲，為籌之得失高下。有曰擲狀元籌者，用籌馬，以緋多者為勝。別有全色、五子一色、合巧、分相、不同、馬軍、四序等名，次第俱得勝彩。

最大者曰狀元，為六四柱。次差小，曰榜眼，曰探花，各三二柱。遞至秀才，最小者僅一柱。局畢計籌，以分勝負。別有一籌，曰場譜，開載得失高下之數，以杜爭競。

### 擲陞官圖

《陞官圖》，博具也，列京外文武大小官位於紙，有專載文官者。擲骰子，計點數采色，以定升降。古謂之彩選，相傳始於唐之李邵，其實漢時已有之。宋人劉敞撰有《漢官儀新選》一卷，則此戲由來已久。又宋人稱之為《選官圖》，陳垓有「擲得么三監嶽廟，恰如輸了《選官圖》」句。

擲《陞官圖》，用局道，最重第一擲，為進身之始。六子以四為德，以六為才，以二三五為功，以么為賊。遇德則超遷，才次之，功亦陞轉，遇么則降罰。

### 劉繼莊欲自製陞官圖

劉繼莊嘗客衡山縣署，度歲，日聞堂中擲《陞官圖》聲以博歡笑，因欲取兩漢、魏、晉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宋、元之選舉職官，各為《陞官圖》一紙、《陞官圖說》一冊，置齋中，謂：「節日暇時，病餘課畢，以此自遣。久之，而歷朝選舉職官考課銓選之法，皆了了矣，亦讀史之一助也，賢於博奕遠矣。」

### 擲攬勝圖

《攬勝圖》者，以骰一枚擲之，為閩人高兆所撰。以么為詞客，二為羽士，三為劍俠，四為美人，五為漁父，六為緇衣。分馬既定，齊集勞勞亭，挨次遞擲，照點前行。詞客至瀛洲止，羽士至蓬萊島止，劍俠至青門止，美人至天台止，漁父至桃源止，緇衣至五老峰止，其局蓋亦脫胎於《陞官圖》也。

### 擲老羊

擲老羊，一名趕老羊。法以骰六枚投盆盎，其三枚點數既相符，乃得據而分勝負。遍考《五木經》、《雙陸譜》，不詳其例，蓋於盧白雉犢鼻之外，別開生面者。或曰，博徒多作偽誘人，落其陷阱，則加以趕豬名號，豬與羊同類，趕老羊者，殆若輩之隱語歟？有謂羊者洋也，俗以銀幣為洋錢。伏臘弄彘，相沿已久，擲者其如北齊劉毅之無擔石而一擲千金乎？博時分朋列座，以一人輪流為樞，餘皆出注。

### 擲挖窖

有曰擲挖窖者，以骰為之，即視同色之三子，計其大小以為勝負，如過四子五六子皆同，則更勝。

### 莊方耕帳中擲骰

莊方耕侍郎存與將計偕入都，苦無資，不得已而糾一會。屆期，戚友咸集，僕告主人有疾，不可以風，請諸客先擲，而主人於帳中擲之。蓋方耕昉狄武襄兩面錢故智，預置一骰盆同式者，布置六赤，【見李洞集。】俟移盆帳中，故為一擲，俾眾聞聲，則亟易預置之盆出以示客，弗疑也。咸稱賀，遂得貲。泊客散，視頃間故擲之盆，則亦六色皆緋，殊自喜。是科以第一人及第。

### 紙牌之博

紙牌之戲，前人以為起自唐之葉子格，宋之鶴格、小葉子格。然葉格戲，似兼用骰子，蓋與今之馬弔、游湖異矣。世人多謂馬弔之後，變為游湖，亦非也。二者一時並有之，特馬弔先得名耳。

明時即有紙牌，其名甚多，曰空湯瓶，曰半鬻，【五割切，缺齒也，又器缺也。】亦曰鬻客，又曰枝花，【謂花未成果，其自一至九咸呼為果。】又作敕，【音嗔。】豹則有半豹、天豹。且自一至九，刻畫其邊曰刻畫品，各有其名，一為截角，二為斜眼，三為豹牙，四為內缺，五為雙白，六為雙箸，七為斜齒，八為外缺，九為弦月。又有曰駁，曰虎，曰窮，【亦作邛。】曰劫，又曰穿山鉀，曰駕，曰付，亦作羊專，【又作富。】曰雄三九，曰真君三三，曰少君，與夫馬弔之所為大小公突、雌突，晚近以來，知其名者鮮矣。

### 紙牌之碰和

紙牌，長二寸許，橫廣不及半寸，其製仿馬弔牌而損益之。四人合局，曰碰和，江、浙間盛行之。

博時，聚客四人，案設廚旂，乃出戲具，拈一人為首，以次抹牌，每人各得四頁，謂之默和。餘二頁，別一人掌之，以次分遞在局者，謂之把和，亦曰轟角，因其在座隅也。其法，以三四頁配搭，連屬為一副，三副俱成為勝。兩家俱成，以拈在先者為

勝。凡牌未出皆覆，既出皆仰，視仰之形，測覆之數，以施幹運，則在神而明之。又或於六□頁之外，更加一具，為一百二□頁，則每種各四頁。或更加半具為一百五□頁，則每種各五頁，可集五六人為之。每人各得二□頁以外，其餘皆皆掩覆，次第別抹以備棄取。名曰碰和，原本默和之法而推衍之。抹得三頁同色者曰坎，曰碰，四頁同色者曰開招，五頁同色者最難得，曰活招。相傳為明末人在園圃中所製，藉以自遣者，故有此等名目。或就其中數頁間，塗以金，抹得者，以一頁代二頁，謂之碰金和。明末士大夫多好之。又有曰獻、曰闖之目，方言俚語，不能具舉，而識者以為流寇之識，亦異聞也。

### 紙牌之游湖

游湖之戲，除用骨牌者外，又可以紙牌為之。凡六□頁為一具，頁各有偶，共三□種，分三門，曰萬貫，曰索子，曰文錢，皆自一至九，為二□七種。餘三種，曰么頭。其一萬貫、一索子、一文錢，亦曰么頭。萬貫皆繪人形，索子、文錢則各繪其形製。

### 打撲克

撲克，歐美葉子戲之總稱，有種種名目，亦以紙為之。其用擲色為游戲者，以五骰擲點為勝負。其次序，有對子、雙對子、三同全手、【即三同兼對子。】四同全色等名目。亦有用紙牌者，分一點、王后、兵士、僕從、□點、九點等名目，其花色有四種。游戲時，人取五張，其采以同花順色、四同、全手、同花、順色、【即不同。】三同、兩對、對子為次序。

達官貴人之豪賭，以此為最，一擲萬金，日夕數次者，時有所聞。富商巨賈，漸亦尤而效之，京師、天津、上海、漢口皆盛行。若夫鄉曲小民，則未敢冒昧從事，蓋既不欲自削其脂膏，而又不能慷他人之慨也。及宣統末，商賈士庶亦尤而效之矣。

### 骨牌之博

骨牌之大者，不及寸許，截牛骨鑲竹或木為之，精者間用象牙，故又名牙牌。正面鑲竅，如骰子式。每頁，用骰子兩面所鑲而錯綜之，凡三□二頁為一具。頁各有耦，惟八點以二六與三五為耦，七點以二五與三四為耦，六點以二四與三點之么二為耦，謂之武牌。餘皆文牌，自為耦。《正字通》以為宋徽宗宣和庚子年所設，高宗時下詔，頒行天下，謂之骨牌，即葉子戲也。俗名鬪牌，亦曰抹牌。

凡戲具，皆須糾率同志，惟骨牌亦可以獨坐自怡，或旅館蕭寥，或蓬窗寂靜，未攜書籍，更鮮朋歡，時一拈弄，足以消遣。其名有打五關、相【去聲。】□副、拆塔、掘藏、喜相逢、拾元寶、牽風鑽等目。若遇二三人及四人同坐，推一人為首，次第抹牌，以三頁配搭為一副，取五子一色、合巧、分相不同等名，與六骰采色正同，謂之游湖。或於三□二頁之外，加倍而又半之，為八□頁，則每種各五頁，又以武牌三六、四五等均作每種五頁，與文牌同，則又加二□五頁為一百五頁，亦曰碰和。或以天地人和等牌為將，【去聲。】抹得者倍采。或就其中數頁，添刻花枝，以一頁當【去聲。】二頁，謂之碰花將【去聲。】和。或於百五頁之外，別製一頁，或兩三頁，素面而繪以雜彩，可隨意呼為某牌，以其未有鑲點也。抹得者輒勝，謂之如意君。大要仿紙牌之法，特小有異同。今以所鑲之點繪於紙而抹之，形製大小，一如紙牌，不用牙與骨矣。

天牌，重六也。地牌，重么也。人牌，重四也。和牌，么三也。配以三六與四五各九點為天九，三五與二六各八點為地八，三四與二五各七點為人七，么四與二三各五點為和五，么二與二四為至尊。其法，以四人用牌一具三□二頁，每人各得八頁，以大擊小。特文武二門各不相統，故擅長者能以小制大。文武去留之間，貴有審斷，所重最後一出，勝者舉全功焉，謂之搶結。名曰打天九，又名打四虎者，其法小變。打天九之法，與馬弔牌頗近。

游湖，一曰游和，對於碰和之和而言也。亦曰由吾，謂可任己意也。其牌為六□葉，康熙時始盛，然前人用三□葉。其曰看虎，【一名鬪虎。】曰扯三章，曰扯五章者，即遊湖也。【杭之西湖，蘇之虎邱，揚之紅橋，其船皆曰湖船，客皆曰遊湖。馬弔取乘馬之義，遊湖取乘舟之義耳。】其見於載籍者，為唐蘇鶚《同昌公主傳》、宋歐陽公《歸田錄》、馬貴與《經籍考》、王闢之《澠水燕談錄》、四水潛夫《南宋市肆記》，《宋史·藝文志》、《遼史·穆宗本紀》，明方密之《通雅》、吳梅村《綏寇紀略》、顧寧人《日知錄》、周坦然《觀宅四□吉祥相》、周櫟園《因樹屋書影》、王文簡《分甘餘話》、王敬哉《冬夜箋記》、申彥盟《荊園小語》、鈕玉樵《觚賸》、呂種玉《言鯖》、孫之騷《二申野錄》、高江村《天祿識餘》，而如《通雅》所引之《咸定錄》，惠棟《漁洋詩訓纂》所引之《品外錄》，則猶未之見也。其獨成一書者，則有汪伯玉《數錢葉譜》一卷、潘之恆《葉子譜》一卷、《續葉子譜》一卷、黎遂球《運掌經》一卷、龍子猶《牌經□三篇》一卷、《馬弔腳例》一卷，皆明人所著也。

### 鄭扶曦作混同天牌譜

鄭扶曦作《混同天牌譜》，仍涑水牙牌之目，行舟州馬弔之法。其人則有椿有閒，其政則有開沖有色樣。其取名混同天者，以為天道杳茫，同於混沌，或多才而抑鬱，或奔鄙而尊榮，誠不知彼蒼者天，意果何屬？而吾儕必欲以是非可否，與混沌者相攻，則亦何益之有。曷若模稜俯仰，降志辱身，付可否於兩忘，置是非於不校，模糊落莫，與造物者同遊於混沌之天，聊借樗蒲以消永日耳。扶曦，名旭旦，歙縣人。

舊譜止三□二扇，其雜牌無對，二六、三六錯對，於義無取。此增二□四扇，自無而單，自單而重，亦如卦爻之相摩盪也。

注數 牌以白為貴，出色兩扇俱白者最貴，賀□二副，一扇，賀六副，半扇，賀三副。中間成牌者，白周圍正數，五副之外，仍賀五副。其餘周圍但有白者，五副之外，仍賀三副，分相，三副之外仍賀三副。餘凡有白成牌者，每白一方，賀一副。其天地人和出色，及斷么、絕天、不同地、不同順、不同雙、小不同等，俱照舊五副六副。至若對子三副，乾紅墨廿二副，天地分天廿三四副，亦俱照舊譜。惟大四對以下八扇色樣，俱賀□副，八同賀八副，七同賀七副。凡遇七同以上大色樣，不論椿閒，到手即攤，聽取二扇。看沖中間成牌者，復許推班出色。至若六白，則賀□二副，七白賀□八副，八白賀廿四副，沖出一白即加賀六副，隔色不算。其七同八同沖出，一同加賀二副，隔他色亦不算。至於亡牌，但有白一方，即免亡二方，以上每方亦賞一副，總之以白為貴也。

鋪法 三人至六人鋪，則立椿家，照出色開沖，白沖白，么沖么，二沖二，三四五六沖三四五六。沖出副數，即照出色白算，三點算，一間家俱出。其六副以下色樣，椿家得之，則閒家俱賀，閒家得之，則椿家獨賀。若七副以上大色樣，不論椿閒俱賀。其或椿家亡牌，則閒家色大者奪沖，所沖副數，椿家獨出。若七人同鋪，則不能看沖，止賽色樣而已。此其大較耳，神而明之，則又存乎其人。

### 打天九

骨牌之戲，乃骰子之變，故《宣和譜》以三牌為率。三牌，乃六面也。後人打天九之戲，見於明潘子恆《續葉子譜》，謂分華夷二隊，至今猶然。譜云：「近曠睦好事家，變此牌為三□二葉，可執而行。」按此，則今人骨牌碰和之濫觴也。曠睦，乃杭州地名，當時多鉅富者。大凡遊戲之事，必自富貴人倡之，此與詩窮而工，可反觀也。

### 骨牌中有剝皮賭

骨牌之牌九，如接龍，勝負頃刻，出入極鉅。嗜此戲者，北人為多。嘗有衣冠齊楚者，入此局中，一剎那間，赤膊而出，蓋大負矣，俗呼之為剝皮賭也。

### 馬弔

馬弔始於明天啟時，尤西堂，李杲籽皆以為南都馬，阮之識。後之麻雀，不知其何義耳。

《馬弔譜》作於李嗣鄴。有曰《葉譜》者，較李譜為詳，首有弁言，為乾隆癸丑中秋日斗橋學人書於長水署齋，小品甚佳，讀之如見知心合坐、紅妝點籌之狀況也。序云：「中郎瀟灑，曾選勝於手談；太史才華，每寄情於齒數。自來小道，亦足觀摩；何事適情，始稱遊藝。葉子戲者，其格昉於唐初，厥後易名馬弔。襲陳編而摘取，垂大名者四□人；通《易》象之神奇，演成類者六□卦。偶繙稗史，製自名姬。藉繡闥之錦心，翦紅割翠；助菊齋之逸興，角智爭新。羅列英雄，玩諸指掌；裁成花樣，錫予嘉名。方

其肆筵既設，知立品之綦嚴；迨夫三耦既同，自有條之莫紊。秋山紅樹，聽落葉以無聲；春雨禪燈，散空花以安在？暑牕簾捲，羽扇忘揮，暖閣鉤藏，圍爐能設。是真韻士之良緣，懽場之一助也。顧小懲大勸，立法者具有愛書；而擇精語詳，折衷者要歸至當。庶懸正鵠，勿類忘筌。退菴主人網羅舊譜，採輯諸家，商及同心，都為一集。義蘊畢周而無憾，條理實備其大成。手示一編，幸解人之可索；光分四座，欲辨言而幾忘。僕本情多，自慚才短，類臨淵之獨羨，竊見獵而自怡。日登大疋之堂，奪標未得；喜附群公之後，珥筆何辭？試為通變無方，知遊戲亦歸三昧；但令鞭心入芥，使薄技亦可旁通。爰列駢詞，登之簡首。」

康熙時，士大夫喜馬弔，其牌之橫縱幅，較紙牌為稍廣，繪畫雕印並同。凡四〇頁為一具，一頁為一種。分四門，自相統轄，曰萬貫，曰萬貫，曰索子，曰文錢萬貫。索子〇文錢萬貫皆始於一，尊於九，各九頁。萬貫自二〇萬貫始，至九〇萬貫、百萬貫，千萬貫，尊於萬。萬貫共〇一頁，繪人形，與〇萬貫同。文錢一門，最尊者空湯，次枝花，次一二以至於九，亦共〇一頁。文錢中空湯亦繪人形，並舉《水滸傳》宋江諸人以實之。古云馬掉腳，明代或訛腳為角，謂四門，如馬之有四足，失一則不可行，約言之曰馬掉，後又改掉為弔。古有《打馬格局》、《打馬圖式》，至康熙時，已皆不傳。

博時，四人入座，人各八頁，以大擊小而現出色樣，及餘八頁衝出色樣，出奇制勝，變化無窮。四門最尊者曰賞，次為肩，最小者為極。賞、肩、極上桌，皆可配成色樣。色樣有大小，名稱毋慮數〇角。戲雖多，惟此最為韻事，入局者氣靜聲和，無容爭競，故其名曰無聲落葉。黎某謂思深於圍棋，旨幽於射覆，義取於藏鈎，樂匹於鬪草，致恬於梟盧拋擲，非按譜深索，則不能悉其委曲，淺夫穉子廝養之卒，不足以與此也，故士大夫尚焉。

### 張文端惡馬弔

桐城張文端公英惡博，尤惡馬弔，嘗鐫一石章曰「馬弔眾惡之門，習者非吾子孫」，所藏書卷圖畫悉印之。

### 又麻雀

雀亦葉子之一，以之為博，曰又麻雀。凡一百三〇六，曰筒，曰索，曰萬，曰東南西北，曰龍鳳白，亦作中發白。始於浙之寧波，其後不脛而走，遂徧南北。筒，《正韻》「徒弄切，音洞，簫無底也，通則洞。」蓋筒即洞也，象其形也。索，《爾雅》「大者謂之索，小者謂之繩。」索取其實，所以貫其筒也。《書·牧誓》傳：「索，盡也。」《周禮·夏官》注「索，度也。」《禮記》注「索，散也。」三者皆非本旨，故不加說。萬，《前漢書·律曆志》：「記於一，協於〇，長於百，大於千，衍於萬。」萬者，記其數也。萬或作万。《六書正譌》「或省作麻，非。」則俗字之誤也。龍鳳白，唐李翱《五木經》：「厥二作雉。」註，鳥也，即鳳之類也。《五白涇》又曰告白，曰白厥英八，白之類也。中發，當是《中庸》「發而皆中節」之義。東南西北，《晉書》：「王獻之數歲，嘗觀門生擲蒲，曰：『南風不競。』」門生曰：『此郎亦管中窺豹，時見一斑。』」當是東南西北之始。抑又思之，麻雀，馬弔之音之轉也。吳人呼禽類如刁，去聲讀，不知何義，則麻雀之為馬弔，已確而有徵矣。宋名儒楊大年著《馬弔經》，其書久佚，是馬弔固始於宋也。筒，陰象也；索，陽象也；萬，數之極也，蓋本飲食男女之意也。其後以楮易竹，遂稱葉子，繪梁山盜一百八人於上，時尚無中發白東南西北也。至國朝，淮揚鹽賈盛行此戲，陶文毅嘗禁絕之。鹺商乃改繪梁山盜宋江貌如陶文毅，並其女公子。粵寇起事，軍中用以賭酒，增入筒化、索化、萬化、天化、王化、東南西北化，蓋本偽封號也。行之未幾，流入寧波，不久而遂普及矣。

光、宣間，麻雀盛行，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，名之曰看竹，其意若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也。其窮泰極侈者，有五萬金一底者矣。【一底猶言一局。】會稽陶心雲觀察濬宣作長篇詠之，託旨鑑誡，逐錄如左：「罡風吹鳥名鶴鷗，無晝無夜號啾啾。飛向人間啄大屋，賓客歡笑妻孥愁。一啄再啄金屋破，啾啾唧唧未休。初翔江之右，倏忽騰九州。問制何自始，易竹乃廢紙。非簞亦非蒲，無盧亦無雉。索長矩方規以圓，自一至九環無端。馬融《六簿賦》所遺，李翱《五木經》久刪。呼龍喝鳳揣梅竹，四座鳴對聲關關。鶴鷗來，歡顏開，蒲桃美酒夜光杯，犀箸饜飮鸞刀催。金璫翠鈿名姝陪，蕭笳哀音今集〇〇。賓極歡，主大醉，華燈四照開博臺。鶴鷗去，雞號曙，勝者忻忭負皇遽，面色如土不敢怒。脫下鷗鷗裘，低首長生庫。到門踟躕慚婦孺，誓絕安陽舊博侶。明朝見獵眉色舞，鼻化為狼腹為蠹。破人黃金吮人血，枯魚過河泣何及。自言我本不祥物，方將取汝子，弗僅毀汝室。吾聞東晉陵夷銅駝沒，大地五胡亂羌羯。士夫飲博供清譚，牧豬奴輩亡人國。桓桓我祖長沙公，投投簿篋江流中。天地鼎沸人消搖，千年時局將毋同。沈沈大夢真竹醉，白晝黃昏為易位。咨余往射豈得已，【用韓句。】梟驚墮梁魂破碎。血其爪肉貫翎翅，焚滅鷄卵斷麻類。君不見萬國人人習體操，彊身疆國五禽戲。」

又有以詩詠其事者云：麻雀何難打，祇求實者虛。逢和須要算，死聽不為輸。三項家家大，【中發白。】雙風對對符。自摸清一色，喜煞牧豬奴。今日贏錢局，排排對子招。三元兼四喜，滿貫遇全么。花自槓頭發，【槓後開花者，開槓後自摸和成也。】月從海底撈。【僅餘一張牌自摸自成者，謂之海底撈月。】散場須遠避，竹槓怕人敲。素有盤龍癖，得閒打八圈。上家六合佔，本位自輸錢。勒子看人倒，【三百符謂之倒勒，又謂之勒子。】病張攤我拈。【三項大張難於打出者，謂之病張。】不如加兩點，或可有莊連。又唱竹林戲，謳歌逸興除。【泰州打牌者，率有唱牌之癖，如西風則曰西瓜玻璃泡，北風則曰北關橋下水滔滔之類。】四圈輸八弔，一客累三家。包子連連喫，【謂冒險打出大牌，人竟和下，則打之者包全拈。】頭兒屢屢拿。不愁輸得苦，明日早來些。【俗云，不怕輸得苦，單怕缺了賭。】

### 孝欽后好雀戲

孝欽后嘗召集諸王福晉，格格博，打麻雀也。慶王兩女恆入侍。每發牌，切有宮人立於身後作勢，則孝欽輒有中發白諸對，侍賭者輒出以足成之。既成，必出席慶賀，輸若干，亦必叩頭來孝欽賞收。至累負博進，無可得償，則跪求司道美缺，所獲乃〇倍於所負矣。牌以上等象牙製之，闊一寸，長二寸，雕鏤精細，見者疑為鬼斧神工也。

### 孝欽后製擲骰圖

《擲骰圖》，名八仙過海，乃各省地圖，有呂仙、張仙、李仙、韓仙等，皆男仙也，女仙惟何仙一人。擲時，有牙籌八根，直徑一寸半，厚不過一寸四分之一，上刻八仙名，八人各執一籌。若僅四人，則每人執二根。中置一碗，以點之大小定高下，分省得三〇六點者最大，本仙即往游浙之西湖，么二三最小，擲得者出局。何人游畢各省先回大內者，即贏家也。孝欽后特製之以為宮中之玩具。

### 王治馨與客作雀戲

宣統時，王治馨充奉天巡警局總辦，局員中有彭某等三人，侍寵驕蹇，同人側目。一日，王自局歸，有二客造王寓，欲作雀戲，而少一人，俗所謂三缺一者是也。乃命左右以電話招之曰：「叫大渾蛋。若已他出，二渾蛋、三渾蛋皆可。」二客大愕，詢何人。王曰：「吾局多渾蛋，憎嗜博，此乃渾蛋之尤者，故以大二三別之耳。」

### 番攤

博具有以制錢代骰及骨牌、紙牌者，曰番攤。先用數百錢磨擦光潔，置席間，隨意抓錢若干，以銅盅覆之，分么二三四四門，令眾人出資猜之。注齊，去覆，以細竹枝扒錢使開，四文一次，扒贖一文，即以決中否，定輸贏。中者，孤注償三倍，黏則償倍，串角、大面，各如數償之，謂之抓番攤，即古之攤錢也。較諸銅寶、搖攤，則公平無弊矣。

### 廣州有番攤館

廣州有番攤館，以兵守門，門外懸鎂精燈，或電燈，並張紙燈，大書「海防經費」等字，粵人所謂奉旨開賭者是也。尤大者，則嚴防盜劫，時時戒備。博者入門，先以現金或紙幣交館中執事人，易其籌碼，始得至博案前，審視下注。博案之後，有圍牆極厚，中開一孔，方廣不及二尺，博者納現金，執事人即持現金送入方孔，而於方孔中發遞牙籌，如現金之數，博者即以牙籌為現金。博而勝，仍以原籌自方孔易現金，雖盈千累萬，無不咄嗟立辦。故極大之博場，一日之勝負雖多至數萬數〇萬，而無絲毫現金

可以取攜，即有盜賊奪門而入，亦不能破此極厚之金庫，以掠現金也。

門外無商標，僅一木牌，長約一尺，牌上書「內進銀牌」四字。其勝負極鉅者，則書為「內進金牌」。蓋所謂金牌者，每注必以銀幣五元□元為起點，銀牌則以一元為本位，一元以內，用小銀幣，不得以銅幣下注也。其最下者，則標明「內進銅牌」，為下等社會中人賭博之處，銅幣、制錢皆可下注，不論多寡也。此外尚有所謂「牛牌」者，即一錢不名之人，亦可入局，勝則攫貨而去，不勝則以衣履為質，再不勝則以人為質，如終不勝，則博者即無自由之權，而受拘禁，勒令貽書家族親友，備資往贖。視其離家道里之遠近，限以日期。如過期，即有種種方法之虐待，有被虐而死者。如贖金不至，乃即載之出洋，販作豬仔。岑雲階制府春暄督粵時，以為牛牌之害人，直與大盜之擄人勒贖無異，遂嚴令禁止，犯者按照置大盜之例，立時正法。一時殺數□人，牛牌之風大戢。

城內外之館，多至六七百處，歲輸餉於政府，約銀幣一千二百萬圓。然政府實收者，不過四百數□萬，餘則悉飽官吏兵役之私囊。承商以後，繳餉數百萬，圓官中規費減為二成，其利皆為商人所得矣。

同、光間，廣州有候補官某者，終日無所事事，而起居衣食頗有餘裕，人咸怪之。後始知其日必往番攤館，稍贏即去。次日又往他家，亦以前法行之，約一二月而一周。所入頗足用，而賭徒亦竟無知其姓名者。

宣統庚戌，粵人以番攤害鉅，公請永遠禁止。時督粵者為張堅白制軍鳴岐，甚聽其議，遂於辛亥春奏準停止賭捐，即日實行，省內外番攤館千餘家，一律禁閉。然私開攤館，潛納陋規者，猶未絕也。當時粵人之言曰：「明知事至今日，我國必亡，即使禁賭，亦未必能救亡國之禍。然使他日後人議論，謂吾等粵人不知賭博之害，至於亡國，甚可恥也。亡國一也，不如及此尚未亡國之前，先行禁賭，以見粵人非不知賭博之害也。」

### 澳門有番攤館

澳門雖為葡屬，以接壤廣州之故，而賭風亦甚，番攤館所在皆有。其嗜賭者，固日必一往，以求博進，即偶爾涉足者，招待之善，禮儀之恭，他處皆不能及。且專雇有代博之人，為客下注，且必為客勝，不勝則代任其責。於是一方代博，而一方則為客預備酒肴、鴉片，恣其啖吸，並招妓為客侑酒，客乃大樂。至博罷，具帳籍以進，則客之博注果勝，第為數不多，而加以酒肴、鴉片及纏頭之資，則客必出銀幣數圓或□數圓也。

### 壓寶壓投

壓寶者，以一制錢閉之於盒，分青龍、白虎、前、後四方之位，以錢壓得寶字者為勝。壓投者，掉兩錢使撒旋，伺其將定，以手捺之。亦分四門，兩陰也，兩陽也，若一陰一陽，則名曰投，內一錢色稍赤，赤者得陽，曰前投，得陰，曰後投，壓得者為勝。諸戲皆推一人為樁，所挾貨必倍蓰於人，方可與眾對敵，謂之開當，【去聲。】主勝負出納之數。壓者不限人數，可容數□人。游手之徒，嘯引惡少，喧譁叫喚，馴致鬪毆攘竊，悉由於此，競財啟釁，風斯下矣。光緒中葉，士大夫多好之。

### 花會

花會為賭博之一種，不知何自始。極其流毒，能令士失其行，農失其時，工商失其藝。廣東、福建、上海俱有之，博時多在荒僻人跡不到之處，而以廣東為最盛。道光間，浙江之黃巖盛行花會，書三□四古人名，任取一名，納筒中，懸之梁間。人於三□四名中，自認一名，各注錢數，投入櫃中。如所認適合筒中之名，則主者如所注錢數，加三□倍酬之，其下則以次遞減，至百金數□金不等，往往有以數□錢而得數百金者。其後流入廣東，而其法異矣。

### 廣東有花會

廣東花會，則為三□六人名，任人投押。晨夕二次，每次開一名。得彩者，給以三□倍之利。潮州有某嫗者，終年押一人名，未嘗稍改，迄未得彩，已傾其家矣。一日怒曰：「我明日押盡三□六名，能使我不得彩否？」明日，果攜銀三□六封，往與館主約，謂不得於未開之前先啟視。乃檢點，忽少一封，暗曰：「是必失矣。今押三□五名，當不至適出此失去之名也。」館主陰使人覓其所失，果得諸途，啟視其名，則固平日所常投押者，大喜。是日開彩，即點此名。媼聞信奔至，啟視三□五封之名，則皆此名也。館主知為所愚，乃給以三□倍之利而罷。

或曰，廣東花會拈《千字文》中二□字射之。

### 福建有花會

福建花會，其場所亦在荒僻人跡不到之處，房屋不甚大，惟必有廣場，足以聚集多人。中有矮屋數椽，面場而立，廠主居其中，門不常啟。屋之正面有窗，廠主日縛花會竿一名於竹筒，懸之窗前，謂之掛筒。時五□里內之居民罔不至，而廣場糕餅果餌，羅列無數，則以備押花會者之午餐。廠中朝夕極靜，日加午，則囂雜無倫矣。

其資本約銀一千餘圓，尚有後備金數千圓。股東至多，凡□餘股，股亦不限額，惟以最多者為廠主。復聘花會中之老手及經驗最富者為之輔。而廠外則又有所設風桌□數張，資本多者，亦數□百金。【凡花會，以銀圓押者歸廠中，以零星銅幣押者歸風桌。風桌云者，謂花會非其所司，不過聞風以為勝負也。】

花會既掛筒，則押者雲湧，咸以草紙寫花會名於上，謂之寫波，名數多少均可，惟其中有頭、札之分，式如下：「○○一圓。」圈為花會名，橫線上之數目為頭，橫線下之數目為札。然必寫二紙，以一紙進廠中，謂之進波，亦曰進風。餘一紙則押者藏之於身，以待開筒時為中時支錢之券，則又名曰對波。而廠中司事於收波時，又必開一小條，上加圖記，以付押者，為將來對波之證。進波已畢，乃命一人開筒，於是勝者歡呼聲，負者嗟歎聲，一時並作。俄而銀聲鏗鏗，履聲橐橐，不移時而鳥獸散矣。

花會之筒既開，則負者去而勝者留，持廠中所給之小條，與自有之對波，以待廠主之賠償。顧其賠償，亦分頭、札，例如前式。

有曰啄雁法者，極靈敏，非花會中之老手不能。蓋用此法者為廠中司事，當收波時，人眾紛擾，一手接波，一手付小條，而口中尚報某某及某某名頭數幾，何札數幾何，狀至寧靜，一絲不遺也。

又有稱雁法者，為預備揀選翌日之花會計，恆於夜中為之。

### 上海有花會

上海之有花會也，始為廣州、潮州、寧波三郡之人所倡，開會者曰筒主。其法，以三□六門【內有兩門不開。】任人猜買，自封緘。由筒主開一門，啟包檢之，得中者，一贏二□八文。自錢二三□文至銀數□百圓，均可購買。有代收處，曰聽筒。其上門招徠者曰航船。以故貧家婦孺胥受其害。

三□六門者，一正順，二銀玉，三月寶，四只得，五井利，六日山，七有利，八萬金，九茂林，□吉品，□一三槐，□二江河，□三青雲，□四元吉，□五攀桂，□六漢雲，□七志高，□八光明，□九安土，二□逢春，二□一福祿，二□二合同，二□三霄元，二□四坤山，二□五太平，二□六明珠，二□七元貴，二□八必得，二□九大申，三□合海，三□一合梅，三□二雲生，三□三富貴，三□四昌奎，三□五九官，三□六天亮是也。

### 上海有放三四之賭

上海之賭，有所謂放三四者，俗名倒棺材，皆下等遊民所為。游民有領袖四人，分蓄賭器□二具，永不增減，苟有私設者，必集人毀之。四人者各以器三具，分授於其黨，每具有二三□人司之，攜至租界非租界之接壤處所，以及鄉鎮，設攤於通衢，出器誘人，鄉愚趨之若鶩。

器為木牌一塊，長約寸半，如長立方形，兩面各刻長三、人牌，非三即四，驟視之，一若得之甚便者。別有一匣籠罩其上，大小脗合。愚者見之，以為罩三必三，罩四必四，決無遁飾。不知罩內之方洞，孔方而外圓，兩端有釘系之，如輪軸然，可旋轉自

如。方其迎三而單下時，以指一捺，則牌已斜立，喫緊於攤板之溼布，【如無此布，則法不行。】外推則三，內移則四，此固理之至明顯者。其時攤旁復有□數人，互相擡霸，【假作輸贏謂之擡霸。】押三得三，押四得四，觀者眼熱，亦必隨之而押。豈知注三變四，注四變三，變化不可測矣。然亦有偶得者，是之謂釣魚，餌之也。蓋人多貪心，小注易得，大注亦必隨之而下，亦安知其一去不返耶？

#### 華人購賽馬彩票

旅滬西人，歲於春秋二季，有賽馬之舉。賽馬場在上海靜安寺路，形圓，廣可數里，內設木欄，分為數圈，中央細草如毡，為拍球之所，外圈為賽馬處。賽時或七八騎，或□餘騎，騎者各衣彩衣，勒馬立於場之西北隅黑柱下。鈴動馬發，循欄疾走，以先至黑柱處者為勝。如是者三日，例以星期一始，星期三終，休息二日，至星期六復賽。且有跳浜之舉。浜累土為之，長丈許，高約三尺，以馬能躍過者為勝。西人視此舉甚重，賽日，海關、郵局午後均停辦公，勝負絕巨。華人雖不得與賽，而亦購其出售之彩票，即視馬之勝負以為買票之勝負。至宣統末，江灣亦有萬國體育會之跑馬場，華人始得與焉。

#### 鬪鶉

鬪鶉之戲，始於唐，西涼廠者進鶉於玄宗，能隨金鼓節奏爭鬪，宮中人咸養之。鶉類聚鶉翁，畏寒貪食，易為人所馴養。惟既以博鬥爭勝負，自必選材選材之所注意者，在毛、骨、頭、嘴、（左口右义）【音訖，嘴（左口右义）也。】、面、眉、眼、鼻、頰、胸，而於養之飼之洗之把之調之籠之之法，亦須講求。

鶉膽最小，鬪時所最忌者，旁有物影搖動，則必疑為鷹隼，驚懼而匿，不獨臨場即輸，且日後亦費多方調養，始能振其雄氣。故鬪時放圈下，須人聲悄靜，各使搜毛訖，方齊下圈。優劣既分，輸贏已定，即下食分開。其敗者，俗謂之曰桶子。勝鶉若有微傷，洗養五七日，即可鬪；傷若重，必俟傷痕全愈，方可洗把上場。

#### 鬪鷓鴣

羽族有俗呼黃脰者，即鷓鴣，為小鳥之一種，性喜爭鬪。江、浙人多愛籠養以供清玩，每當春夏之交，各出所養者，隔籠搏鬪，藉以比賽優劣。

#### 鬪蟋蟀

鬪蟋蟀之戲，七月有之。始於唐天寶時，長安富人鑲象牙為籠而蓄之，以萬金之資，付之一喙。至南宋時，賈似道嘗鬪之於半閒堂。鬪有場，場有王者。其養，以器盛之，必大小相配，兩家審視數回，然後登場決賭，左右袒者各從其耦。其賭在高架之上，僅為首者二人得見勝負，其為耦者仰望而已，未得一寓目。而輸至於千百，不稍悔，至可笑也。

盛蟋蟀之器，以宣德盆為最貴。蟋蟀皆來自易州、西陵等處，種類以百數，而梅花方翅為上品。然蟋蟀，秋蟲也，入冬苦寒，當然失其勇武力。顧嗜之者，必精於昆蟲衛生學，始能延長其生命，且所留養，又皆久著勝績，乃可於消寒會博最後五分鐘之勝負焉。

#### 打彈子

彈子房有木彈、檯彈二種。木彈擲於地。檯，桌也，在長形之桌間打之。上海愚園、張園及福州路之西園，兩種俱備，南京路福康里之和記、福州路之青蓮閣、北四川路之勇記號，則僅有檯彈。每盤取費，木彈一角，檯彈二角。居滬之人頗好之，雖較勝負，而資亦不甚巨也。

#### 以射博

賭有禁，惟以射賭者無禁。京師人家有大書於門曰「步靶候教」者，賭箭場也。然往者寥寥，且僅於嘉慶以前有之。

#### 象棋之博

圍棋非賭博之事，而象棋則為博具，恆有人設攤於道左，以錢博勝負者。象棋規如制錢，斲木所製，精者亦以骨或象牙為之。黑白各□六枚，畫局道而中分之，行止部位，各不相襲。其法以車馬砲卒等赴敵，而又恐為敵所乘，即須自護。若大將不能脫險，即敗局矣。

#### 敲詩

敲詩者，以紙條約四五寸長者為之，亦曰打詩寶。摘錄七言或五言之詩句，於句中隱去一字，注於紙尾，以封套籠之。即於詩句之旁，別書大意相通者四字，並紙尾原字，則為五，另攤方紙於几，劃為五度，以錢壓其上。射中者，一錢償三錢。其五字中之極不通者，大抵即其所隱之字也。輸贏固不鉅，且託名風雅，然亦賭博之別派也。

#### 花燈鼓

咸豐時，歙有攤錢會，曰花燈鼓，淫娃浪子雜沓其間。輸一錢，中者得三□五錢，摘詩句為注，人趨之若鶩。

#### 羅丹之博

蒙古有羅丹，以鹿蹄挽骨，隨手擲為戲，視其偃仰橫側以為勝負。兒童婦女輒圍坐以取樂。